

十几岁时，母亲对我说，老家在江西瓦屑坝，我懵懂不知所云。

有关瓦屑坝的记忆，在心里尘封了多少年，父母离开后，从此再也无人提及，老家桐城，已经成为寄籍省城的儿孙辈初始记忆。中年与邑中人士交谈，偶尔涉及家世，心中会泛起一阵微澜：根在瓦屑坝，大雁群栖的地方。但很快，这一缕思绪像风一样飘逝了。

辛丑刚立夏，我偕邑中诸士踏上寻根瓦屑坝的旅程，六百华里的路程仅用了半天时间。同行的六位，分别代表六个姓氏，且六位都是近年来在各自家族续修宗谱中的主修者，这是非常巧合的。

知此身份，鄱阳县吴氏文化及瓦屑坝移民文化研究专家们高规格接待了我们，寻根、品茗、赠画赠书，饮酒，留宿，兄弟之情，见于细微。十几人坐在一起，不同的族姓，或同姓不同宗，皆亲如家人，追根求源，谈天说地，话题总离不开瓦屑坝。

湖天寥廓。瓦屑坝在云水边，所在地瓦屑坝村位于鄱阳湖中莲湖东岸，与县城隔水相望。

初夏的瓦屑坝湖水退去，成了万顷湿地。站在坝上古陶窑址前，东眺一望无际，绿草如茵，一泓湖水从坝前蜿蜒至远方。

坝前石亭庄重。亭高丈许，中有碑，阴阳两面镌刻数行文字，一座亭子聚藏了一部移民的简史。

水系变化，今天的瓦屑坝已经不是六七百年的模样了，元末与明初的移民队伍，究其在何处聚集？又是从何处登舟，作生离死别，挥泪启航？连当地的专家也无法作出回答，唯亭前坡下的窑坑里，那重叠的砾页，或许藏有一段移民的记忆密码。

史载今瓦屑坝所在为古“双港”一带，其地“厥土赤埴，旧为陶藪，废兴不知年月”。古陶遗址今埋埋于湖岸沙砾中，几口水宕，被波浪淘洗出一摞摞瓦片，如火山岩夹藏的海底化石，是这些瓦页的遗存，才使“瓦屑坝”遗址完整无误地保存下来，成为当今海内外移民根亲的凭吊之所。

母亲节那天，本想回老家看望母亲，但驱车来回百把公里山路，下午又要赶回来送孩子返校，实在有点紧张。

收拾停当后，坐下来给母亲打个电话。

一如往常，手机响了很久才接通。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，明显有些疲惫，说正在野地里掐苦菜，早上剥好了一篮水竹笋，又挖了块菜地，计划种上两棵月亮豆，以后腌一些，再摘一些烫了晒干，你们姐妹呀，老三喜欢烫了晒干的，老五喜欢囫囵腌的，都喜欢吃。我嗯了一声，想象她站在野地里接电话的样子：半佝偻着身子，手忙脚乱地，在口袋里掏手机，两只手捧着手机，凑到眼前，用力按下接听键，一只手把手机递到耳边，另一只手凑上去托着手机，整半边脸都贴在手机上，眉头极度舒展，脸带笑意，初夏的阳光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……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喜欢听电话那头母亲的絮絮叨叨，静静地听她的声音，偶尔嗯一声，插个话，迎合她的话语。

母亲又说，昨天把门前菜地翻整了下，挖地时，身上被什么虫子咬了，

流年碎影

亦真亦幻瓦屑坝

李国春

距瓦屑坝遗址约十几公里，鄱阳县城的东湖边新建起一座“瓦屑坝移民文化馆”。殿堂陈列着大量的文图资料，新科技的声、光、电交相辉映，引领参观者去探寻那一段沉淀的历史。

有关瓦屑坝移民的历史背景，当今学者已有成说，无须赘述，但有一件颁于洪武二年六月的官府文告不可不提及，文告说：

奉户部谕：今庐州、安庆、黄州诸府土旷人稀，耕种者少，荒芜者多，邻近江西饶州府多有无田失业之人。即令：饶州府各县之民徙迁以上各州安置，按四口之家迁一、六口之家迁二、八口之家迁三抽丁，凡入籍之民，官给牛与种，及时播种。如有在遣而托故不遵者，著付有司论罪杖责，仍强行迁置，绝不虚示。

一边是赖以生存的田地，一边是骨肉分离，最终，大多数家庭还是舍亲情而奔走远方，得地才能生息。

“明朝初年由政府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的移民，就兼有充实首都和军事要地，削弱地方势力和恢复农业生产等多种目的。”这是当代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先生提出的。

葛先生认为“这类迁移对政权的巩固、政治中心的稳定、迁入地区的经济开发都产生了积极作用”，且因其“顺应客观需要，移民定居过程中多少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或赋税优惠，生活水平一般优于原地。”

但大规模移民不免造成另一种伤害，就是导致祖源的不确定性，随之带来血缘关系的断裂。因此，我从何处来？根在哪里？成了所有移民后裔心中的一团疑云。

住宿在鄱阳县城区，酒店位于东湖边。入夜灯火璀璨，远观夜景，于迷

离中感受赣东北古城鄱阳的现代气息。湖滨公园的林木深处不时传出歌舞的喧闹，折射出当下中国所有城市夜夜笙歌的承平景象。

晓起坐在东湖边，真切地观赏鄱阳街景。鄱阳城内有五口湖，皆通鄱阳湖，这东湖最广，又治理得最有现代园林味。在范仲淹雕像前眺望观察，环湖千顷，有修竹、茂林、湖石、木栈，广布四周，又有楼、台、亭榭构筑其里，人走在林荫下现代化行道上，蓬勃有生气，城市因此而充满着一种生命精神，人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抖擞劲头，呈现出这座城市的独特情调。

见此悠然情景，不禁回想起昨日下午建在瓦屑坝移民文化馆外的一组雕塑，那些先民雕塑形态各异，挈妇者，携子者，举家者，孤身者，领到迁照、盘缠，从此就告别爷娘族戚，千里北上，今日的生离，竟是为明天的死别，这一生还有回乡重逢的机会么？

纵使若干年后，移民者家有馀资，乘车船再次回到这鄱阳湖畔，归来时，或双亲已去，或兄弟已远行；村人见面不相识，只凭乡音，尚可见故园子民的踪影。若天下承平数百年，彼此牵挂，子孙见面尚可遂愿，一遇战乱饥荒，天涯阻隔，音讯全无，故园将永远成为来者的记忆了。

移民史也包含流民史，我将这种想法告诉给在上海的人口学研究学者、同乡小泉。小泉说不同吧，但也有相同之处。

如我的先祖，迁桐一世祖，正因元末战乱才生出北归的念头。当他九死一生回到栲栳峰下筑庐种畜，过了数十年后，天下才得以安定。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写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一段，十分惨烈：

己丑，友谅悉巨舰出战，诸将舟小，仰攻不利，有怖色。太祖亲麾之，不前，斩退缩者十余人，人皆殊死战。会日晡，大风起东北，乃命敢死士操七舟，实火药芦苇中，纵火焚友谅舟。风烈火炽，烟焰涨天，湖水尽赤。

烟焰涨天，湖水尽赤，岂止是这一次交战的情形！史书上说朱、陈先后交战十八年，可知生灵涂炭的程度。

宋末、元末以至明初自鄱阳走出的移民中，有不少是因避战乱而过江的，这一点在龙河李氏迁桐一世祖小传中记得非常清楚。朝代鼎革时期，朝廷政权摇摇欲坠，风雨飘摇，谈不上有计划地移民，凡迁徙者，莫不是逃难离乡的。

一部移民史，包含着辛酸的流民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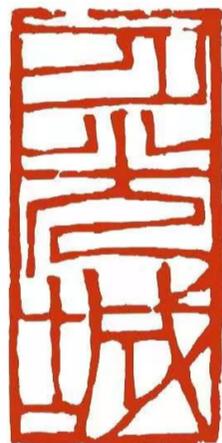
小泉说我的想法有意思，他将考虑在他的课题研究中

另设这一章节。

他问道，此次鄱阳之行，找到你先祖曾经渔耕的地方么？

怎么可能呢？我回答。鄱阳湖烟波浩渺，万流汇集，湖周边地旷人稠。明初的移民来自大湖流域的数县几百个乡村，迄今仍未见有详细记载移民的官府档案，上哪里去寻根呢！

小泉从微信里随手弹过一句诗来，他说，我们的根，在鄱阳水云之间，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



都喜欢喝点冰糖水，每年入夏，我就给母亲买一些老冰糖备着。母亲笑道，冰糖没了，我糊里糊涂地过，哪知道什么母亲节，你前两天不是回来了吗。

放下电话，我想，该去药房买点驱蚊防虫剂，再去超市称些老冰糖，多称点，免得母亲舍不得吃。

儿女情长

母亲节的电话

许菊红

生出几个红包，搽了点皮肤消炎药，现在好点了，地里要撒上苋菜、栽上葫芦和豇豆，再在茶地边种上黄豆，下半年收点豆子，留着做豆腐乳，你们这些伢子都喜欢吃，要做斗把黄豆呢。嗯，是喜欢。我应道。

我又夸母亲：我朋友尝过你做的豆腐乳的，都说老太君豆腐乳做得好，绝佳美味，都可以拿出来在网上卖呢。果然，母亲的声调明显提高了，口气难掩自得，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腌制手法和制作经验，像是在给我上课。

午时的太阳颇有些炙热，我打断她的话，提醒她找个阴凉处打电话。母亲这才问我打电话给她可有什么事。我说今天母亲节，没时间回去陪你，只能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顺便问下老冰糖可还有。母亲尤其怕热，而且出汗多，每到夏天



《灰喜鹊》 陆平 木刻